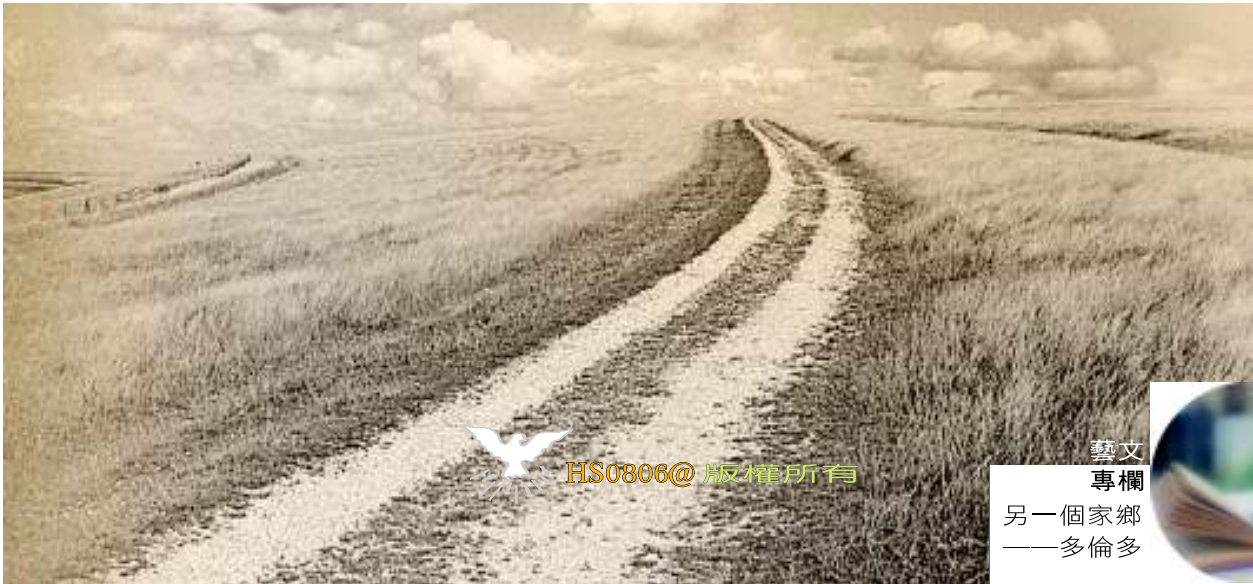


漫漫長路

文／鷹

原來，神不想單獨顯神蹟，而要我跟祂一起打仗來實現神蹟！



我這一生，因為生病，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，很少出門遠遊。前年暑假，因一位姊妹的問候與鼓勵，才提起勇氣，跟著家人一起到蒙特婁及魁北克市走走。結果就像往常一樣的結局，全家帶著興奮、愉悅的心情出遊，不到四天，滿心期待的旅程，就因我頭痛發作，而極其無奈地匆匆畫下休止符。

歸程中，坐在車上，我不發一語。想著這一生因病痛纏身而不能好好過活，我就悲從中來。想著自己無法享受人生、追逐夢想就算了，還連帶影響家人，讓他們跟著我處處受限，完全沒有生活品質可言，我就痛恨自己。

別人移民加拿大，不是學英文，很有計畫地讀書，準備將來投入就業市場；就是逛街購物、休閒旅遊，愉悅充實地享受移民生活。而我，除了生病，還是生病，很多時間像個廢人躺在床上，受盡病痛折磨，什麼也做不了。多少無奈在我心裡，一再跟神抗議：「父啊！祢若願意給我選擇權，我絕對不會選擇當我現在這種人！」

耶和華啊，祢為什麼站在遠處？在患難的時候為什麼隱藏？（詩十1）

耶和華啊，祢忘記我要到幾時呢？要到永遠嗎？祢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？我心裡籌算，終日愁苦，要到幾時呢？（詩一三1~2）

一日又一日，我問了再問，求了再求。甚至非常不解地向神抱怨：「神啊！這是怎樣的人生？祢為什麼同意讓我這樣活著？神啊！這樣活著，跟廢人有什麼差別。難道祢一點感覺都沒有嗎？難道祢一點都不憐憫嗎？神啊！祢為何掩面，拿我當仇敵呢？祢還要驚動我這片被風吹的葉子、追趕我這束枯乾的碎穢到幾時呢？我已經像滅絕的爛物，像蟲蛀的衣裳了，神啊！祢還不願鬆手嗎？祢還不願醫我嗎？」

日日夜夜我向神哀求：「父啊！我真的無法再承受更多痛苦了，求祢憐憫我、醫治我。就算祢不憐憫我，也要憐憫我的孩子，她們從小因我生病而無人照顧，常常沒人煮飯給她們吃。就算祢

不憐憫我，也要憐憫我的先生，他是那麼擔心的守候在我身旁，因我放棄許多人生樂趣，毫無生活品質地與我相守在一起。父啊！我不要這樣活著，我不要這種人生，這樣活著實在跟廢人沒有兩樣。求祢讓我健康起來，不要再給家人這麼多痛苦、負擔。」多少年過去了，同樣的禱告一直反覆著，我從迫切祈求到無力禱告，又從無力禱告回到迫切祈求，眼淚流乾了，心靈麻痺了，最後我真的已禱告到不知還要跟神說什麼。但神依然沉默不語！

記得剛到真教會信耶穌時，即有同靈向我勉勵：「丟掉藥物，專心靠神，必得醫治。」我雖十分感謝他們的好意，但心裡卻想：「你們是在跟我開玩笑，還是在講天方夜譚？丟掉藥物，怎麼可能？沒有止痛藥，如何過活？」我甚至覺得：「別人就是因為自己沒痛過，無法將心比心、感同身受，才會講的那麼簡單、輕鬆。」所以，許多年來，從沒接受同靈們的建議，只是一再悲觀、小信地認為，主耶穌是行了無數神蹟，醫治了很多病人，但僅止於別人，不會行在我身上。

直到四年前，主耶穌幫我戒了咖啡，頭痛的情形有些改善後，我才慢慢明白，這麼多年來，神不是沉默不語，而是要我用祂「治本」的方法——丟掉藥物，專心禱告，來走向康復之路。但我因害怕太痛、太難，而遲遲不願接受神的方法，反倒一再求神按自己的方法——不要叫我丟掉藥物，只要顯個神蹟讓我好起來，讓我恢復健康即可。

我終於恍然大悟，神不能因我苦苦哀求，就依我之見，用一個錯誤的方法來成全我的祈求。那就好像一個想要戒毒的人，求神幫他戒毒，卻

又求神容忍他繼續吸毒，再顯個神蹟幫他戒毒一樣可笑。神要我丟掉藥物，不是殘忍地要操練我的信心，只是單純地因為藥物很毒，副作用很大，對我的健康不好，才要我戒掉。原來，這麼多年來，主耶穌不是沉默不語，而是傷心、忍耐地守候在我身旁，只等我明白祂的心意，就要醫治我。

這次遺憾的旅遊結束後，我想了很多，深深覺得戒藥的時候到了，再拖下去，只是讓自己吃更多的苦。畢竟止痛藥只能暫時止痛，無法治病，而且還讓頭痛更加發作，有百害而無一利。只是要戒止痛藥，談何容易！那就好像要求一個身患絕症的病人，在他最痛苦的時候，不要使用嗎啡一樣「殘忍」；更像期待一個使用毒品的人，不再吸毒一樣「不可能」。只要想到我的頭痛非常複雜，那是一種集合了偏頭痛、緊張性頭痛、每日慢性頭痛的混合性頭痛，我就不知如何戒藥？雖知有神可靠，但還是覺得困難重重，毫無勇氣面對這個「巨大的歌利亞」。

尤其移民加拿大後，這裡的醫生給我的四種處方用藥（台灣沒有進口），特別能止痛，更讓我對藥物產生依賴，如今想要戒掉，根本是緣木求魚。雖然這四種止痛藥的價格都非常昂貴，一顆就要台幣五百多元（加拿大看病雖免費，但藥錢需自付），但我卻不得不買來服用止痛。我常想偏頭痛的止痛藥有什麼了不起，竟會如此昂貴？該不會是藥廠知道偏頭痛發作起來非人所能承受，患者一定得跟他們買來止痛不可，才會賣得那麼貴吧？或許我這麼臆測，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但除了這個原因，還有什麼原因會讓止痛藥賣得這麼貴呢？

雖然戒藥對我而言，比登天還難，但想到主耶穌不也幫我完成了「戒掉咖啡」這麼困難的事（參考 2007 年 6 月〈戀上咖啡〉一文），我就勉勵自己一定要對神有信心，既已無路可走，就單純地相信神吧！

當我下定決心戒藥後，一方面是信心尚未大到可以直接把止痛藥丟掉，二方面是因這藥實在太貴，丟不下手，所以就把剩下的 23 顆止痛藥，交給兩個女兒分頭保管。並且事先交代她們，當我頭痛發作時，一定會苦苦哀求她們給我藥吃，千萬別因我受不了疼痛，就心軟而將藥給我。

開始戒藥時，有三次實在是忍不住頭痛的摧殘，而連聲哀求女兒給我藥吃，女兒也因看不下去母親如此受苦，而將藥給我。但後來因先生、女兒不斷勉勵我要忍耐，自己也知道再拖下去不是辦法，而下了「必死的決心」戒藥。當時，不管頭再怎麼痛，都不吃藥。雖然我的信心很小，但在家人為我禱告的同時，自己也以微弱的聲音，躺在床上，跟神禱告再禱告，祈求再祈求。

神啊，求祢留心聽我的禱告，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！求祢側耳聽我，應允我。我哀歎不安，發聲唉哼（詩五五 1-2）。

耶和華啊，求祢聽我的禱告，留心聽我的呼求！我流淚，求祢不要靜默無聲！（詩三九 12）

剛戒藥時，頭部像被注入空氣，又脹又痛，很像要爆炸。三十幾年不曾暈眩，這時候，竟然天旋地轉，眼前一片昏暗。頭痛、頭暈毫不留情地一起夾擊、廝殺，加上嘔吐、腹瀉不止，幾乎讓我崩潰。全家被我弄得像在戰場上打仗，一片愁雲慘霧。不少同靈除了為我代禱，也因擔心我脫水、休克，而建議先生趕快將我送到醫院，以

免鬧出人命。最後，先生實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而一再詢問將我送醫救治好不好？

我心在我裡面甚是疼痛；死的驚惶臨到我身。恐懼戰兢歸到我身；驚恐漫過了我。我說：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，我就飛去，得享安息（詩五五 4-6）。

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，不再施恩嗎？難道祂的慈愛永遠窮盡，祂的應許世世廢棄嗎？難道神忘記開恩，因發怒就止住祂的慈悲嗎？（詩七七 7-9）

感謝主，當時的我，雖然極度痛苦，卻一點也不想去醫院。因我以前也被學校送醫急救過幾次，那時，醫生就已十分坦白地告訴我，偏頭痛無藥可醫，請我忍耐。他們除了幫我打止痛針及鹽水點滴，其實已無法為我做什麼！三十幾年來，從西醫看到中醫，又從中醫看回西醫，什麼醫生沒看過，什麼治療法沒做過，許多名醫都不能醫治我了，現在還能期望加拿大的急診室為我做什麼？我很清楚，此時除了仰望耶穌，再也沒有活路。痛苦中，我一再跟神默禱：「父啊！我不願再將自己交給世上的醫生，我已在他們手裡受了太多苦。父啊！我的指望在乎祢。除了祢，我什麼都沒有了！無論如何，求祢憐憫我、醫治我。我實在忍不下去了，祢若不願醫治我，求祢現在就接收我的靈魂，不要再讓我受苦了。」

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。主雖使人憂愁，還要照祂諸般的慈愛發憐憫。因祂並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憂愁（哀三 31-33）。

你們要呼求我，禱告我，我就應允你們。你們尋求我，若專心尋求我，就必尋見（耶二九 12-13）。

感謝主，一次又一次，當我在如此痛苦的情況下，幾乎撐不下去，又想吃藥時，神卻沒有讓我放棄，總是一再賜我信心，讓我靠著禱告度過難關。撐過戒藥最苦的前三個月，後來就一次比一次好些，現在，我再也沒有吃藥了。如今，頭痛發作，只是一再跪於主前，向神傾訴：「神啊！除了祢，我什麼都沒有了。沒有咖啡，沒有止痛藥，沒有任何治療法，我就剩下祢了。祢若不理我，我已一無所有，求祢千萬不要離棄我，千萬不要不管我。我要健康起來，求祢讓人看到祢的恩典、祢的作為，太多人因我信心軟弱，不要讓人再因我跌倒。主啊！求祢不要讓我在絕望中啜泣，求祢垂聽我的祈求，祢知道我已沒有多少信心、多少意志可以再撐下去……」

從當時直到現在，每一天都是以「禱告」度日。「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祂顧念你們。」（彼前五7），是我時常想起又很安慰我的經文。不管我得經歷多少痛苦，我都告訴自己神會顧念我，只要把憂慮卸給神就對了。「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；因為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。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。」（雅一6~7），更是我拿來勉勵自己「只看耶穌、不看風浪」的經文，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疑惑，若是疑惑，時常三心兩意，就別想從神那裡得什麼。

「丟棄藥物，專心靠主」——真是一條漫漫長路！那是我頭痛三十幾年，信主十年後，才慢慢萌生信心，下定決心敢做的事。其中過程的艱辛，肉體、心靈忍受的折磨，實非這支拙筆可以形容於萬一。畢竟要我這樣一個長久被頭痛摧殘的人，丟掉三十幾年賴以過活的藥物，是近乎殘忍又幾乎不可能的事！多少次因痛苦難耐而想放棄，還好藉著禱告，神都幫我熬過去了。當時，除了肉體受苦，對信心的操練，更是一個考驗。畢竟，神沒有讓我走一條易路，從一開始就顯神蹟，讓我不用受苦就戒了藥，並且很快得醫治。反倒是讓我於受盡折磨、忍盡摧殘中，學習憑著信心，藉著禱告走過去。原來，神不想單獨顯神蹟，而要我跟祂一起打仗來實現神蹟！我很清楚，這種把我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過程，雖然殘忍，但對信仰卻有極大的助益。

感謝主，戒藥後，頭痛發作的痛苦程度，明顯地減輕很多；發作的次數，也有減少的現象。有時，明明頭已痛起來了，但禱告幾次後，疼痛就消失了，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。雖然目前，我依然活在病痛中，但能有現在的改善，我已非常感謝神。或許天色無法常藍，或許荊棘在所難免，但卻深信神掌管明天。

從前，活在痛苦中，從不相信軟弱如我，就算靠主，可以丟棄藥物，走向健康。如今，已然明白，更全然相信，神必可幫助每一個尋求祂的人，打贏生命中艱難的仗，只要你堅心相信，並按祂的旨意行。

